LIBRARY
MAY 2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BL
1900
L25C56
1740
v.2

道者未嘗新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作起、作始、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爲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爲衆父、故曰天。

第十六章

贊箋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知萬物之歸根、芸芸者何爲、太上若曰、以爲萬物之最靈者人、不與萬物之歸根復命、而同於自然也、良可悲夫、故致虛非寂滅也、復命非有我也、致虛極、守靜篤、所以復性命之常、常者、兼性命爲一之謂也、天下之所以爲人爲物均一也

故一曰常、能知爲一無妄之眞、常故明、明盡故容、容盛故公、公敷宇故王、玄默乎王者天、天不自天、天之所以爲天者道、道者常久不息生生之謂、能如是者、沒身不殆、

蘇註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未離動、尚未臻夫自然、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遷、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觀之矣、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枝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波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至也、性可言、則命有不能言者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也、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世俗之士也、

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搆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等之乎命也、此之謂復、天君之明命、方其作也、雖天地萬物之衆、未有不變、而能常者、惟性以復之、命以全之、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命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妄、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蔽、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釋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歸之、至公、無所不有、則德配乎天矣、天猶可仰、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攸久而已、

呂註 保此道者不欲盈、虛則不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歸根復命之至也、衆人之於萬物也、息

而後見其復難衰而後見其根敗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然所謂虛者非虛了也直莫盈實之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枯也直莫害夫靜者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矣故靜曰復命道至於能復命則能命物而常不去矣故曰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為一則不有其私而能容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為一而公孰大焉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於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為道而至於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於沒身不殆者常之謂

筆乘　致虛而不知所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

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爲觀復復者復
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
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
乃眞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
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
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
爲至命至命者物我均遂也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
而無作謂之眞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
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於妄也自是而非彼
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於道乃全而
可以久可以不
殆特其餘事耳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
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第十七章【贊筆】太上者、至尊無上、天之謂也、雖下知、莫不知有天也、希聖者親之、希賢者譽之、衆者畏之、侮之者、若無知者也、由信不足有不信也、故聖人德化所孚、唯日不足、猶不得已、其貴言、隨所體導、使百姓信復而性復曰、我其自得矣、我其自然之天矣、然後聖人之事遂天生之功成、亦同爲自然矣、

陸希聲註

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心、則以權譎爲事、故衆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爲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

[illegible]

則親譽與侮

之心，皆不生於世矣。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註 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得而見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於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

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爲之事可知已、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爲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吳註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而以之察察焉而事煩、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蓋言聖人、不言無爲、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爲君上賜之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慈孝

第十八章乎一德者、及分而顯之、其有以形之而

然耶、嘻、有國有家者、慎厥身於非、修大道歟、

蘇註 大道之降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孝、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

王介甫 道隱於無名、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名、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謂之忠、忠背他人謂之叛、此人心、真離偽生、所以反乎常、謂之昏亂、

呂註、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爲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止知有仁義者，固大道廢矣。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則止知智慧出，固大僞者有以對待矣。僞者德之反也，鄉愿者德之似也。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此無他，去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道散則降，僞勝則反。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爲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孑孑爲義，而人以孑孑懷其義。使大道之行，明通公溥，則仁義固惇，而忠孝自若也。不幸而有竊仁義而行詐，背天良而乖和，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故人者，貴返其真。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

利害欲而文不足也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者與知此

第十九章

〔贅筆〕民之孝慈天性也非以仁義教之而然也於孝慈而絕棄仁義之名則民囘樸也盜賊之貪利巧得甚矣故絕棄不以巧竊隔之也此無他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已果能欲寡理還私少公復以至抱太樸之真見純素之守而視嚮所謂聖智之用併連其跡而絕棄之以成天理渾全則萬物覩而效之其利豈百倍然耶故不以外文示而以實際屬

〔蘇註〕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末流而民始不勝其生矣故絕棄聖智之攖天下也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爲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

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然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器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以守其本、而末自歸、渾其心、而物自化、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唯學者、執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棄諸有心、反身以明道、顧慮後世也大、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眞、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

能全於此者、必不累於彼矣、

呂註、聖人知天下之趨於末而不止、始於迷本故也、惟無名之樸、爲可以鎮之、故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則不以爲與不爲、美與不美、善與不善、蓬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以至足及物、而不名有、物亦觀感相忘、則其陰受之利、有百倍矣、況其民原非盜、民自孝慈、亦從我既化而無心、以復其初也、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爲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不見素、則知其無所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初、而外物不能惑、

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無憂之至道。

息齋註 聖者、不自以爲聖、智者、不自以爲智、使聖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眞絕棄其似、故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眞、故見於外者有所炫、無所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炫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眞、故直言絕棄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似、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資盜賊而以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服於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筆乘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意乎見素

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於彼正欲其屬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海寥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阿烏何反、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荒廣遠貌、未央、方始而未可盡之謂、泊恬靜也、兆動之微也、孩小兒笑、又孩提、可提抱也、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乘兮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日衆人皆有餘、遺失也、沌沌渾沌之沌、無知不分貌、示明爲昭、察苛細也、昭察皆外露也、悶悶莫奔反、忽若海寥兮諸本有作晦、若晦者、寂兮、飂兮者、考皆海寥之誤、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鄙爲美、郊爲鄙、故郊居爲鄙人、質野也、食音嗣、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第二十章

贅筆生而知之者上也、唯學至於生而知之、則絕學無憂矣、故唯阿者聲之應也、善惡者念之岐也、凡動應之間、幽鬼明人之不可不畏、方且浩茫茫兮、其未有央哉、如未孩之嬰兒沌沌泊兮而無朕、皇皇八圖、若乘乘而無歸而若遺、忽忽若海、寥寥兮廓、若無止而若昏、衆人熙熙然、如享如登、以昭昭察察、皆各有所以

故貴食於母而已、

蘇註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圖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耶、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惑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惟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累於物者、惟心而已、人皆狗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

其樂、如登春臺、嚣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飄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當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狥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呂註 上絶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絶棄乎巧利之不善、不以累其心、則絶學矣、絶學則無爲、無爲則神、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絶學無憂、唯之與阿、出於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智猶絶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

味也、如登春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以此衆皆若有餘也、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一德未分、無味無視、故獨若遺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唯萬物之乘、而在已無居也、凡此、以言其遺物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沌沌兮、以言其不雜也、衆人之昭昭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悶悶若頑似鄙也、其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飂兮似無所止、凡此言其去智忘心也、夫視聽思慮、所自道之而生也、故於道爲子、而道則爲之母、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欲使爲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然則絕學之大旨可知矣

息齋註、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

其一、以忘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其末、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爲阿之爲慢、方其唯阿之間、其相去幾何、及其爲恭與慢、則相去遠矣、嚮埋爲善、背埋爲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爲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爲恭、反惡而爲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絕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吾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爲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爲智、而惟實以爲之矣、故昧於心性、而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於道、其應物遂通、而道自若也、故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飄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

達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純甫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方始、心之自目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蓋得至樂者、無憂、唯學至於至樂、則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剏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以之所以異於人者以此、

筆乘、人之爲學、憂不得善也、至人純善、又何學爲、故曰絕學而無憂矣、然非强絕也、蓋至人心遊於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爲之有涯涘可限量哉、故唯阿善不善之間、同於人而爲敬慢者、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故衆人之樂、如享太牢、登春臺、而我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皆有贏餘、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若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眞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故謂之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

云然言是直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
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
便是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眞精是也、王輔嗣曰
信、驗也、誠應也、閱歷也、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
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
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
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甫、始也、美也、

第二十一章

〈贊筆〉孔、谷也、大也、孔之德、大虛也、唯
道從虛、虛不自虛、有以形其虛者、形
不自形、有以虛其形者、皆不吾知、惚焉而恍、象
耶、非象耶、恍焉而惚、物耶、非物耶、窈兮冥、其深
耶、其精義入神耶、眞耶、信耶、固至誠無息而不
去者耶、閱遂古而如是、自吾始而觀同皆耶、

〈蘇註〉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
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
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

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於成形則眞僞雜矣方其精眞不容僞也眞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精眞不吾欺也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呂註其遺物離形至於若遺其去智忘心至於若喪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而又精即窈兮冥也故曰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眞而不僞信而不忒常而不變孰有加於此而天下之始吾於是乎閱之故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皦不昧存其恍惚無視無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

不始於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息齋註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限量、而孔德之容依於道、道之為物恍惚窈冥而不可方、然於惚恍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皆以為有、不知有非常有、有中反無、唯無中之有、然後為有中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無而失、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復羣有之真、以其體至無而能妙至有也、

純甫註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思議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正以道體窈冥恍惚、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則更明白矣、

〔筆乘〕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知學道、喜於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芒蕩、難於湊泊矣、不知惚恍無象、即象也、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象非象、即見如來、世為非常、為真常、不知真常、從恍惚窈冥中得、故得道者、得此、夫孰真且信於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謂閱衆甫、甫始也、人執衆有為有、而不能立會於徼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為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無、真無即真空、不得其真、孰為空、且無哉、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徼、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

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枉曲、屈抑也、曲則能伸、枉自能直、又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止、枉則直、謂如蛇行曲屈、以直前也、窪烏瓜反、凹下也、夫、音符、人之有長有直、而不爭、故若曲若枉、而終能全以直也、爭則不曲不枉矣、

第二十二章

贊筆、規圓而全者、聖之道也、矩方而直者、賢之道也、能曲而枉之、隨所方圓而直之全之者、卽致曲有誠、環中抱一、爲式於天下者也、唯能隨所方圓、使各得其直而全

之故窪者盈敝者新少者得唯不爭之道長故不矜不伐不自是不自見唯誠能全者誠全而歸之豈虛言哉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曲之而直或直之而曲要於道而已道故與物無迕無迕故全也直而非道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物所歸者虛下也雖欲不盈常自適也故昭昭察察者的然而日忘也闇然悶悶者日新之德盛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抱一者復乎元一而抱之以窮神知化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戶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目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又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行於世而導之以道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

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呂註

能知衆甫之然者，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能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無不公；歸天下之功，而我不自有也；任萬物之能，而我不自矜也。如是者無他，得天下之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若是，則知所以枉則直者亦若是，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虛而始微而妙之一也抱一者是謂常與道俱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之以功乎其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之以長乎其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無能與之爭者聖人循道而行求其為全者不可得以未嘗不全之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則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而歸之

宏甫註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之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莫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曲體其各性與能則不能為吾大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為直而不知其繩能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酒食肉雖少也而以之適飽若務多不已則吐嘔隨而反傷是惑也知

行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於天下者蓋以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心至明也而明不以已見蔽之則明矣然則不自是者謙尊而光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皆不爭曲全之道也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斯人乎

筆乘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錫養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於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

信。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爲終朝、自早及暮爲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樂入聲、失者、人固知行爲得、失爲失、而不知疲癃殘疾、煢獨鰥寡、顛連而無告者、皆失也、

第二十三章

【贅筆】飄風驟雨之來、不知何所底止、然不終朝、不終日也、風雨常而飄驟之不可久、故得失之不可定也、天地爲此尚然、而況於人乎、孰知德失者、在此爲德、在彼不爲失乎、故德亦同德、失亦同失、從事於道者、道同於常、而所謂不常者、過化而仍常、唯立同者、希言自然、不待昭孚而自信、

【蘇註】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强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瀉於是爲飄風驟雨、

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見志於道乎。夫苟從事於道而失其所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其於此、必得於彼、以未離本也。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於道者、爲能無我。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恢詭譎怪、通爲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於是

乎有德有失、分於道、道而各執之以不同、故道、於信之淺深而後見也、

道以自然爲至、而世希言之者、不喜於作也、有作必

箋

乘有輟、惡能久乎、卽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矣、從事於道者不然、從事於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然具足、無可復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皆信至而誠通、無容心、而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矣、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爲信者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爲德、執者、不同於失矣、離德而爲失、執失者、不同於德矣、不能同於德、同於失、而欲其同於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矣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謂非也、不知非物、卽自然也、不自然卽非非物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卽無名、則其

圓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老子蔽立於前釋氏獨標於後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聖人因時教世緣實循宗隨所方喻而導之學者其毋固必我之心則自然從事而不疑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行。有所獨而曰明。有所得而曰是。有所成而曰功。有所材而曰長。皆理之所食所行也。凡所據其自有者。又食行之餘贅。贅音墜。疣也。行古通作形。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贅懸疣。出乎形而侈於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前章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其德總在不爭。故明彰功成而

曲全也、此章則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皆不可處、物無惡而行立也、

第二十四章

贅筆、凡人之有功與長、固分內事也、有功而伐、有長而矜、則矜伐者、猶食之殘餘、行之疣贅、在可屏賓、反見有於人、物或惡之、如跂跨者之不能行立、可知也、故有道者處於功而不自見、長而不自是、慮已韜明、行立乎默契之鄉、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矣、

呂註　跂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惟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以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蓋以非其常而

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者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又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是所惡雖同而爲爭取之不同在我雖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者則一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得於心而自然應之者也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也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康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

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渾通、先、悉薦反、强、上聲、介甫云、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第二十五章

贅〔筆乘〕窈冥氤氳、吾有生天地之先若是寂寥無宗、礭然有信、因物賦物、獨立而不改、因化而化、周行而不殆、顧御者在有

化生人物之道[illegible]
母以字名道以強名大以是大推之天地莫無
小不大夫耳觀俯察會去者而如斯而日逝有
遂古而如斯而日遠唯循環如斯而日反域合
宇宙而言而四大者道天地王王者已尊於庶
物之上必法而得天地道而始尊之至者也故
道與王道王以天王是道從人道而道合天地
之自然道道豈可須臾離也是以聖人後天而
奉天時則先天而天且弗違道法乎自然矣

蘇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
然而成體在天地爲道性在人爲德性人能尊德
性而道之是謂盡天命之性而道德性命理而一矣
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所自生者蓋湛然常存
而天地位乎其中矣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
而未嘗變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
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
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

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
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諸身則一太
極天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
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
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
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雖分也
而形氣質渾淪而未嘗相離者也可聞也可見也
可摶也而耳目心之官辨雖辨也即形氣質相成而
分司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摶之不可得
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
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爲物則之彌滿
六虛舍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爲之名
而已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於吾之一身而已故
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去求
其際而不可得故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
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

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於無形如地天然天地以有無形合而生成長養而地之於人含洪博厚生成持載長養之功有形而可考者人當取法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昭昭無形而有象地則麗乎天故曰地法天天之所以生成運化者道天之身道也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自然也故曰道

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知名何物也謂之混成者不知從何成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也獨立不改不見其變也周行不殆不見其終也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謂之天下母而莫知其名故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然其大實未嘗不化故曰逝然其逝實未嘗有去而無不周故曰遠然其遠實未嘗不在一念之間故曰反由其大而能逝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

謂道及大道肇啟而天地人物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者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以配四時權萬物而況於王者尊於大而位乎四大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王之配道固其自然也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安理天下者也天之道下得是而謂之德能以道德化成天下者故謂之道德之君凡言法者法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此以人法之也如天地之相法終始循環皆自然之道也後之學者或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夫道固自然而非兩也而天地王者一皆法乎自然之道而已故凡於道支離矯強滯凝者皆非也事道者唯虛心平氣俯仰遠近其庶幾乎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

根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巳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又重在下而輕在上，故輕以重爲根。靜寧而躁煩，故躁以靜爲君。又輕躁者妄也，世謂之輕舉妄動，甚則失之甚矣。輜莊特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

第二十六章

贊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身重千金也。故萬乘之主，必以身重天下。雖榮觀滿前，常超然若燕處然。是以聖人終日行若載輜重而然者，恐動爲輕躁，有失於至重之深根寧靜之君主也。行尚如此，藏可知矣。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鎭大，是故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是雖大有爲之君，舉凡欲行也若輕，及其行之也愼重。榮觀雖樂，而必如燕處重靜之常。萬感雖多，而有一監持平之守。如此，人主以身重天下之重，而無施不可矣。是以聖人之於萬物也，亦若是而已矣。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輕常有待於重也。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所役也。是重靜爲輕躁之根，君可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爲可以約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其持守也爲何如。雖有榮觀，爲足以適矣。然必若超然之燕處，則其素養也爲何如。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化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不先事而擾民，每順物以安之，則重矣。不從已而爲末，每體民而保始，則靜矣。靜則無爲矣。苟爲不然，動於可欲之際，而不能無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失所謂在上位在下位之聖人之大。

王雱註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聖

乘之主、不自量其重且大、而以身輕天下耶、夫重且大者、非道無以齊民、道之有於身、惟日不足、恐有負於重且大、尚何敢以輕之躁之之失、故太上喻焉、

【玄註】持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超然者、不滯於靜、不滯於動、故根君爲之體、而超然爲之用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爲要妙。瑕、玉之玷也、讁、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而推謀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竪曰

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

第二十七章

贊筆 聖人、常善救人物、唯至善能常、故曰善救者、徹之謂也、要其始、非若容心、要其成、無自容心、如在天之雨露、不擇地而施、故有生之如薰蕕均被焉、以其是生者、自能襲於明施而均無容心焉、其至善之行、如造化斯運而無滯、至言之善、如雷風斯動而無愆、閉之如冬、百物皆藏、結之如秋、萬寶告成、固自然之善、豈籌策所能爲、故善者教而不善者受教、此尚有善不善師資之知、至貴愛皆忘、則渾然至善、雖知也、若大迷然、是爲要於道妙、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跡、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策、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能勝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

推是而與之出迷途離羣妄復性命之真常而若
乎聖化豈不謂之善救乎聖而至於至敎無敎則忘
乎可愛之資天下至於至學無學則兼忘乎可師之
貴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也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聖人之妙至於此則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呂註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不能無轍跡者也知過化之行者故善行無轍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讁者也知至言之化者故善言無瑕讁其計多方其智彌窮唯得一者爲能致數而得計故善計不用籌策天門開闔其用在我我則不闕譏能闔之故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道德繫於千古歷刼而固存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何則此五者爲道之理所同然者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耳荅昧者方其流轉生死爲各自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絶故謂之

襲明、唯其善救也、雖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然、更有進也、志道者忘心、得道者忘忘、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迷矣、夫惟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爲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董註夫行於大道者、何跡之有、和以天倪者何謫於口、道一而已、總括萬有、是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天地之大、不外是也、是謂善閉、妙本凝然、妙體湛然、用法天然、了無間然、不可須臾離者、是謂善結、大救人於顛危患厄、特其一時之功、亦所難能、且恐未必能傳、豈爲善救云乎哉、惟彼方執從諸僞、迷天眞於蔽晦之中、而我以兼容容之、以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鏡之相蓋相涵、襲照而無盡、而在我者、旣以明德新民、還復新明於己、則其明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爲言、無時不然也、

閉以養道、故不可開、結以成道、故不可解、由其[illegible]
常爲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者人人而有、
物物而得、旣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廢物、不以物而廢
人、奈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全乎常者爲方軫念也、故
聖人每以眞常救之、以眞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眞
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豈聖人能另爲哉、由人與物
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主於
襲明、是謂常一矣、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善人之善
爲救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
也、若不貴其師而自棄、不愛其資而棄人、雖有知、均
大迷也、卽此大迷要關、須勇猛轉過方得、是爲要妙

【註】〔俱論〕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
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著跡之善、其能
爾乎、唯我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任
相之施、豈能爾乎、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救之小也、
聖人無救無不救、是以善救、推是道以
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守，保守也。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第二十八章

贅筆知榮不榮，外守辱垢，內虛若谷，常久德乃足，足而復歸其樸，樸全而

守雌，雄自不離，容德為天下谿，妙和復歸如嬰兒，嬰常而知其大明，篤守窈冥，立合而黑白奚分，復歸無極之眞，為天下式，忒為天下式，常太樸而不忒，聖人器用者餘，故大制不割，惡雕斲。

右上之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

之能通而無忤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迕及爲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矣白於色爲受采於物爲明於行爲金於數爲四黑於色爲不受染於物爲晦於行爲水於數爲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屈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爲天下式爲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爲榮其凋也爲辱人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末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爲天下谷谷之爲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爲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此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爲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

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之歸要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子守之以爲經知之以爲緯也樸散則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爲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故

曰大制不割

息齋註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爲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知白以守黑爲賢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知爲用而守爲體雌雄白黑榮辱爲體而知守爲用

而已故曰常德樸常爲道樸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而器皆道器故用之爲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公器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

大制不割

純甫註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予之知也有運用之意守守形之守也有主宰之意雖雄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谿谷在下衆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式之意常德眞常之德嬰兒言其和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爲谿矣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爲谿之外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倣此蓋天下之事非柔所能獨濟者固有時而用剛也非晦所能獨理者固有時而用明也非賤而在下所能獨成者固有時而在上也此聖人所以必知

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剛不生於剛而伏於柔明不生於明而伏於晦貴不生於貴而伏於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子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母也此聖人所以必守雌守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之交歸者正以此眞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其常德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未嘗不復歸其根也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官長羣有司之長也樸可以制而爲器而器不可以爲樸官長可以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以爲官長聖人爲母不爲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不然逐子忘母紛紛然惟雄白榮是求與物日搆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也何有於樸

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

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夫惟聖人兼懷萬物徧置

諸其處而取之之取又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凡物宜靜故不傷而細翫吾見其三字則不得已有不得善後之意而將欲取為有心之取故通章云云歸重於聖人去甚則不過而中去奢則不侈而平去泰則不亢而為驕豫而為怠以歸於常也為者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呴音許呴氣則暖吹氣則寒羸力為反弱瘦也載任載也隳音灰毀也又墮同

第二十九章

〔贊筆〕凡天下有生之形器皆形而上者道化而神之也不可為也故見其為者呴之或羸吹之或強矣執者載之或隳行之或隨矣是以聖人因觀法乎天下之自然還以自然攝化於天下以從於形而上者故泰心奢念甚行悉去之期同於道化而神之也

蘇註聖人之於萬物、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與之、之於至善、其於天下、非有心爲之也、因天下之自然、而與之、遂於大中、若欲取而爲之、吾見其不可得已也、凡物皆不可爲也、況以該天下之物而爲之神器者乎、有不待以自然、而爲之執之、吾見其物已皆擾、或之敗失矣、夫陰陽相勝之理、高下相傾之勢大小相使之時、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彊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或隳而毀、皆物勢之自然、非理之傾勝、有不知其然者也、而世之愚者、私已務得、方欲拒而違之、必曰由我、其旋也、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亦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致於敗者、由此順守不過、人人保中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守中不過泰之道也、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

呂註以無事取之云者、[illegible][illegible]化也、無事者、不可
爲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
爲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思也、無爲也
唯無思無爲之聖人、聖其神、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曲成萬物、旁行而不過者也、有欲也、有爲也、則御之
非其道矣、故不可爲也、爲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
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是以凡物、有行
則有隨、有呴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事勢
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爲之哉、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
自然之中而已、其敢過爲也哉、

息齋註聖人體道以爲質、而受形天地、錯處於萬物而
常樸、故聖人者、天地之肖、而萬物之效者也、天
地無心而生成、無爲而治化、聖人一無心焉、一無爲
焉、而生成治化、眞道常新、物賴之以樸存、夫豈有心
爲之而若是哉、由不知道者、於是以有爲撓之、以有
物執之、夫萬物之不齊也、物之情也、自古已然、君乎

牧乎、唯聖人體物之情、因其自然、而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呴、可强、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奢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簡易之道者皆是也、漢書黄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强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師衆也處上聲善節

有道者也不得已爲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欲我獨果於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早止也聖人於兵有不得已難之也言一果而必在善者果善者爲意深矣蓋果必有強毅剛決言善果者不敢取強故言果之諸勿復言果而不得已總承曰是果而勿強猶物壯則老是謂之不道

第三十章

賛筆優孺致亂不若果而已蓋善者果於物先服從於至明貞利者也非果於取強也果而矜果而驕果而伐皆果強之病非善果也以道佐人主者在善果於道而已凡外物之或來果而不得已者尤不以兵強天下蓋強者其事好還戎馬郊生凶年饑歲頻仍禍毒莫勝焉此其謂之有道之至治者乎

蘇註、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若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西楚霸、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言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呂註、人主者、無為者也、佐人主者、有為者也、治天下不能無事、而為之不已、兵弊至於以兵強之、雖佐人主者、任在於有為、而為之在於以有道也、況人主之無為者乎、所以然者、以兵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

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有道者貴守柔以爲強、故文德以昭守之、武德以綏鎮之、舜禹之舞干羽而有苗來格、乃所以有道無爲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如物之以壯恃而必老、則早已於道、豈道之所以無已哉

息齋註　兵事好還、勝不勝之於道、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荊棘生於屯戰之所、饑饉起於軍旅之後、其爲不勝者可知矣、故善者因其不得已而爲果焉、而不以是取強、果者善決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決師全之善、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天年而死、而況於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物壯則老，凡物皆然，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之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早已也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制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佳兵猶不處，況無名之師

古已然言不處者若天而臣時文武時也若天也天
以無爲自然而運行之故有道者不處先王耀德不
觀兵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者耀德之意也不可
得志於天下彭云有千里人情無千里威風是故有
千古道義無千古威令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上
將軍專制死權故居以喪禮喪者喪人者也兵者危
事用之喪人故仁者之心同仁雖戰勝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一章

贅筆 上將軍專生殺之權如凶禮之尚右故居之喪禮喪禮之服斬衰亦
如兵制此何如事也雖戰勝以喪禮處之者如
慧喪而處以悲哀泣之於不得已而代天司之
也尚何敢有佳而居美而樂求物之或
惡乎故太上慹慹爲有道者言之也

蘇註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呂註 文覯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刀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

故君子居則貴左，常也，用兵則貴右，不常也，貴之云者，愼重也，非所以佳之也，於兵尙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勝而不美也，以慘怛爲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衞之，慈者天之所以取也，則妄殺人者，豈其取哉，而美之，是樂殺人，樂殺八者，天之所惡，方有所譴，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於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之知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則靜，靜者德勝之本，狂躁則動，動者敗妄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

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亡、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制、裁斷也、法禁也、天子之言曰制、謂制度之命也、又先王成法曰制、知止、所謂止於至善之處、至善、即所謂始制有名者、而歸之若江海、

第三十二章 贅解道常無名、如太樸之初、從微至著者也、天下之大莫不由是、孰敢臣而臣之、侯王、物之元長也、樸初能守、雖萬物之多、將自來賓、既知制有之名、亦將知有之止、能

知止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見太樸之功能故不待令而自均而童蒙之求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樸之為物無心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成故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則民不令而自均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止於母所以不殆川谷求於江與海非江海何以與求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歛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而獨貴而侯王之尊不能

[illegible]

露之無不及、此所以能賓萬物者以此、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狥名而忘樸、逐末而忘本哉、蓋復於性初、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公也、川谷水之衆也、道、萬物之宗祖也、萬物、道之苗裔也、故衆水歸其所公、萬物賓其所宗也、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爲道、則與道強矣、方其無名、周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眞君、萬物莫不有眞君焉、是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眞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眞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爲也、工宰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旣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

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耶。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樸雖小，得之而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此也。侯王雖大，若不守此，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下，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被無不均，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未可為輕，侯王雖大未可為貴，天地雖位未可為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道未嘗離。唯其未嘗離，故生生而不窮。是萬物不以道散而虧，而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論之，則水陸有不同者矣。

集義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

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爲動君、而動爲之臣、一爲萬主、而萬爲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卽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則有名矣、苟其逐於名而莫止、是由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爲實、與接爲搆、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鎭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强之也、萬物皆作於道、萬物皆歸於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歸於宗、殊名必統於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卽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常氏曰、死生存亡、生、始事也、死、終事也、存在此也、亡

不在此也死而亡則是終此事而不在此死而不亡則是善終此事何嘗不在此也故曰壽夫唯善事事者能耳又勝非爭壓之勝力非扛鬬之力強非悍橫之強富非貪妄之富志非僞亂之志智徹明融非力量堅大者不能志於此而不失其常久者壽

第三十三章

贅筆不亡者何眞常也眞常者何冲和而妙靈於非常者故智以知人之所以而明以自知之所以兼所以而智明之非大雄不息之強力者乎大雄不息非強行有志能知其所止而富者乎富而不失其所以久者冲和而妙靈於非常者也故人見其人而不知其所以人人是以無量壽

蘇註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分別故能明己明德而斬民明德也當仁不讓而勇於爲非勝人自勝者歟知

死生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不死而不生者也、

呂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乾乾所以自勝也、復命所以知常也、知天命一體之常、則知萬物皆備於我、而無待於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乾乾自勝之強、則於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於他求、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於已、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息齋註知、在外爲智、在內爲明、勝在外爲力、在內爲強、智與力、明與強、用互有其要、入道之要、智以辨之、明以察之、力以任之、強以行之、不能者、辨亂傷智、察亂傷明、亂任傷力、亂行傷強、而爲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傷外、不傷外、則漸能自勝、而物自賓、積用既久、深而又深、自能入道、凡不足者、蓋不知我身內

之眞富有也、心田性地、命庫神宮、壽之愈長、安之愈富、知足於此耳、知足心生、漸離諸陋、或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固必强志而力行之、見淸靜根、返虛無谷、虛中證實、所得不移、浩然而常任者、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泯然今古、生且渾忘、云何亡否、是謂之壽、

農師註、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釋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大死人再活、聖人之死也、大生人不亡、是謂聖神仙佛、道同而用殊、殊途而一致、總言死生之不能變異也、夫唯死生大順、而萬物一府、何彼何此、孔焉一息、故均論夫身也、蜩甲蛇蛻之附也、脫之而已、而眞身自在也、故有道者、一脫矣、而齊一變至於魯矣、必如是、而魯一變至於道、而眞者愈眞、眞不可渝矣、故或曰、夫以至人者、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滿、入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者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强、避時之

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汎如波汎於水、莅無繫著、即水成波、而波爲汎也、大道之於物、其可左右逢其源、非物之其可以左右也、聖人之於道、其可左右逢其源、非非聖者、其可以左右也、不爲大、即不辭不有、不爲主、不知主、之謂道之不爲大、即所以之爲道之大

第三十四章 【贅筆】大道之如洋溢渾流、其可左右而持、雖物生恃之、則不辭而受、徹乎愛養因物之宜、而不爲主、隨所功成、物各自名、而不名有、然常無欲矣、纖靡之微芒必裁不知

其主矣萬物舍此而誰歸是以聖人知其爲汎兮而巨浸若是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巳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巳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唯不居不爲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渾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大雖然旣大矣而可名於小則非大也旣小矣而可名於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於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爲大也大至無名出乎爲大者也故終不爲大

鬳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

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蓋物非道……而道未嘗自

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萬物而未嘗知而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以為大而尊物終以不為大而歸之不知主者其於道無間然矣

筆乘 可名於小言有不可名小可名於大言有不可名大其可左右言有不可左右所以然者非左右非不左右非小小大非不小大所以成其終不為大之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林希逸云大象無象之象也天下往執此而天下往也又大象宇宙之大也往者品彙之盛也既盡也

第三十五章

贅筆 執大象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大象其天下之交都而往者其交都之嘉會也樂與之餌而過者止於安平泰而無害也唯其大象非可以視而足見聽而足聞此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唯味於無味之味、而大象之用、有不可已、不可盡者、是謂泰交之常會、位育之中和、既安既平、無殆無荒者也、

希聲註大象者道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以有事傷之乎、夫無傷而唯恐其傷、孰得其傷之者、而天下皆安其安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為之歡饜、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湛之、導以常道、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忘疲、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蘇註道非有無、非不有無、故謂之大象、其超然較著、其然泊如者、非平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是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

執而無害孰得而害之况以無可名之者執
彌久以非非視聽之象味其用之有不可盡矣而不已

呂註 道之生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大道之無方也無方也者大象也則孰將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夫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乎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也若夫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言也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旣乎過客止則為之遽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旣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惠齋註 道運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失所往而不返智者往其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旣與道俱則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夫如是不知孰為

道。孰為心也。苟或一有心焉。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形器。如客之寓於所遇。暫而寄安之則之。天下之暫也。何莫非一家之常態。況執其所以為常者乎。苟為欲樂所餌。可暫而不暫。則有不可暫而暫。故皆深而不知往。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而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形器之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歙。音吸。歛也。聚也。張。開大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凡所謂德器。於國家身心最利者。不可炫耀於人也。又德量。經也。裁成。權也。歛張强弱興廢與奪。經也。將欲必固。權。

第三十六章

固張之也將欲歙之將欲弱之聊必
固強之也必固將欲天非容心也亦因而以也
是謂微明之機不可不慎保此道者終不以剛
而勝柔不敢强而守弱如魚之不可脫於
淵利器之猶水不可以示人恐致竭而擾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隨可知矣唯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存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數御物則達逆順之情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潛然無事者以此道也然則酬酢萬變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保其潛然無事者而況於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議埋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冲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然剛強者不能不馴服乎至理理至自和和非

柔弱乎。由此觀之，而剛強有以致乎柔弱，而柔弱者有以致乎剛強矣。故喻夫淵魚之柔弱，託深淵而存身者也。聖人有以退處幽密，達之物先，操至權而與之獨運，斂毫末而與之無倫，故首出庶物，而世莫覩其宗，信實庶物，而世不見其異，此所謂利器者也。豈暴神露而使有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而求勝，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吾獨寓於不爭之地，而其用孰能與之桀乎哉。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德以行已，順以行物，與時消息，而神明之。吾亦不知其所自，此所謂不可以示人之利器者也。易曰巽以行權，韓子之於魚得計，其以此也。

【蘇註】未嘗與之而奪，固理不服而勢不能。此嘗如孫武之用智也，聖人則不然，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聖人之觀天下之爭寒也，格鬭相軋，是雖勝猶不勝也，以鬭宛多折也，吾以不爭而遇之柔，天乘理，是不勝猶勝

之自然而以自然適之耳魚之爲物本潛於深淵强有力者莫能測其幽渺一旦脫淵而陸螻蟻能苦之矣聖人唯處於柔弱而不厭終不以此而示人此其天下之牝以靜而勝牡是得微明之常道而保之歟

呂註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於張知歙於强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歙之張之云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歙所張云者有形而剛强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强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於人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純甫註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

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也。將然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據其所見之已然，而逆覩其未形之將然，則雖若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以自養，靜深歛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可脫於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炫此理以示人，華露實浮，如以國之利器示人是也。利器，兵也。設喻之言，盡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姦人用之則爲詐盜之術，故微明不可示，猶庖人善刀而藏諸。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搏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故欲歛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與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妄竭，妄復歸真，自然而止。動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歛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

[illegible]

脫於淵魚旣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以示人凡所炫其可炫者人亦將有信其不信矣此當聞之解者不推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殊非道德之旨雖有及之乃所謂衛道德之兵非孫吳之兵也大恐失之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作也鎭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法雙忘大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第三十七章

贅箋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是動而昭昭靜而默默生化無窮動靜而常者

萬物得是而生植者固無爲而不能無不爲道之一也動者可無不爲而恐不能無爲道之或

一也、唯人也、最於物、道無爲而無不爲者也、唯無不爲也、與物將自遷於化而欲作、欲作而或失於眞、故示之以鎭以無名之樸、樸鎭之欲不欲、即眞常以靜、靜復曰無爲、無爲而眞常矣、萬物亦將化而自正、況侯王最於人而道正天下、有不各正其正者乎、

希聲註、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體無名、故常無爲用、有名、故無不爲、侯王能守此無名有名之母、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樸而鎭之、使無得動、夫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同於道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同於德矣、得於德者、必失於道、故有無爲之心、然有無爲之心、必有無爲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跡兼忘、至於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跡兼忘、事理玄普、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於物之跡矣、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於重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於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矣、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跡王聖人以無爲
之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
之長人爲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
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
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
幾可得而止也聖人抱樸而中無抱樸之心外無抱
樸之跡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
於胸中自未及化而焉能化正天下者乎

息齋註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
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
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樸鎮之既鎮以樸樸亦無
名雖用無名之樸亦將當下欲方始敦於太樸苟有
用樸之心則樸非其樸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呂註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則知未嘗無爲也
未嘗嘗無爲則知未嘗不無爲也無爲無不爲故
萬物將自化夫吾不與之化而孰化既與之化而不
止則物我相靡而欲將作欲將作故吾將鎮以無名

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也者、忘乎樸而入乎道、入乎道者而知止、能知止者、而泰定安以靜矣、常能如是、天下之將正、夫如是、侯王若能守、有不正、夫天下者乎、夫老子、與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脩之身爲眞、以脩之天下爲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啻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子、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焉、呼、彼不見其仁義之大、與絕棄之意、漫不留心古始、豈猶龍者固吾夫子之喟然、有不若乎百世而下之學者乎、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再云、余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余曰、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差若不及、余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

疇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
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
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
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余自居潁川
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
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
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矣於
此益見古人之於聖經究心體認歷有年而愈進愈
深不敢臆是豈若吾後輩淺見所能窺乾隆已未五
月二十七日贅筆
錄於上經翼註後

終